



月光下的哨位

◎ 李克

海拔4300百米,哨所的名字被风吹得有些模糊了。铁皮牌子钉在门框上方,铆钉的锈迹顺着铁皮淌下来,像干涸的泪痕。夜是完整的,完整得像一块未被切割的黑曜石,只有哨位上方的那盏灯,固执地凿出一个昏黄的缺口。灯下立着一个人,钢枪的轮廓在逆光里被勾勒成一道沉默的剪影。

月亮是在后半夜升起来的。先是山脊线上泛起一层银灰色的晕,像宣纸上洒开的淡墨,渐渐地,那光便漫了过来,漫过嶙峋的裸岩,漫过哨所低矮的围墙,最后停在哨兵的肩章上。镀铬的帽徽在月色里微微发亮,像一颗不肯坠落的小小的星。

他站得很直,但那种直不是军训训练手册上刻意的、用力的直,而是一种被时间打磨过的、几乎成了习惯的笔挺。脚下的冻土透过靴底传来丝丝的凉,这凉意他是熟

的,沉沉地压在山谷里,又在哨位四周打着旋,像一头看不见的巨兽在缓慢地呼吸。他微微侧过脸,让风从鼻梁侧面滑过。这是老兵教他的法子,迎风而立的时候,脸侧过去,眼睛就不会被吹得流泪。他记得那个老兵退伍前最后一个夜哨,两个人并排站着,老兵忽然说:“这风啊,听习惯了,哪天听不着反而睡不着。”老兵走后第二年,他也听习惯了。风里有砂砾击打岩石的碎响,有远处冰川断裂时闷雷般的轰鸣,还有一种更细微的声音,像是大地在深夜里翻身时骨骼发出的轻叹。

月亮又升高了一些,哨位前方那片开阔的谷地被照得泛起一层银白的薄雾。谷底有一条冻了大半年的溪,此刻在月光下露出窄窄的一道亮痕,像大地上睁开了一只细长的眼睛。他知道,再往东300公里,那条溪会汇入一条更大的河,河水会穿过牧场,绕过村庄,在某个清晨映出孩子们上学路

悉的,从第一年里上哨时膝盖止不住地打颤,到如今能在这凉意里分辨出冻土深处草根细微的颤动,已经过去7个年头了。7年,足够让一个18岁少年的肩胛骨长出坚硬的棱角,也足够让一把新的钢枪的枪托被掌心磨出温润的弧度。

风从西北方向的豁口灌进来,带着雪线以上特有的凛冽。那风声是有重量

上的笑脸。此刻那些笑脸大约正躺在温暖的被窝里,做着关于糖果和风筝的梦。他不知道任何一个孩子的名字,但每个孩子都活在他的目光里,这道理是指导员第一次带他上哨时说的,那时候他还不太懂,现在他懂了。懂的时候,脚下站着的土地忽然就有了根。

远处传来一声极轻微的响动,像是碎石滑落。他的手指在扳机护圈上停了一瞬,随即又松开。那是一头岩羊,就站在月光与阴影的交界处,犄角上挂着几缕枯草,正歪着头看他。人和羊隔着几十米的距离对视着,谁也没有动。这样的对视发生过许多次了,从最初的警惕到后来的默契,岩羊似乎知道,月光下这个穿绿衣服的人不会伤害它。有时候岩羊会带着小羊来,小羊在碎石间蹦跳的样子,会让他想起家乡麦田里那些追逐蝴蝶的孩子。他的家乡没有岩羊,但有麦浪,麦浪在月光下也会泛起这样的银白色,一波推着一波,像大地在轻轻地呼吸。

风渐渐小了,山谷陷入一种近乎凝固的安静。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,一下,又一下,沉稳的、有力的,和身后营房里战友们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,成了这高原深夜里唯一的人间脉动。他知道,此刻在千里之外的许多地方,有同样的哨位亮着同样的灯。海岛的哨位听得见潮汐涨落,林海的哨位听得见松涛起伏,戈壁的哨位听得见砂石滚烫的沉默,所有的声音汇集起来,便是这片土地安睡时平稳的鼾声。

天边泛起第一线灰白的时候,月光淡下去了。那个剪影依然立着,只是轮廓渐渐清晰起来,露出了年轻的面孔,眼睫上凝着细碎的霜。交接哨兵的脚步声从身后传来,他要下哨了,转身之前,他又看了一眼那片谷地,岩羊已经不见了,溪水还在静静地亮着。他想,今夜又是平安的。

平安,多好的两个字。他迈开步子走进黎明前的微光里,身后那盏灯还在亮着,像一枚捂在大地胸口的、温热的纽扣。

(作者单位:山东蓬莱公司)

门里门外

◎ 卫思雨

爷爷家的老木门,是刻在我骨血里的暖。松木板被岁月浸染成温润的蜜色,爷爷总用浸过茶油的布巾,一遍遍擦拭,木纹里便沉淀着茶的清苦与木的醇香。那根梨木门臼,被他的手掌磨得光溜溜的。每到傍晚,他佝偻着背将木臼插进槽里,“咔嚓”一声轻得像叹息,却稳稳圈住了院里的鸡啼,灶上的米汤香,还有我趴在门槛上玩弹珠的小小身影。

木门从不上锁,邻居张奶奶端着一盆刚烙好的糖饼推门就进,门轴“吱呀”一声,像在笑着打招呼;爷爷的老友隔着门板喊“老卫,下棋喽”。门一拉开,阳光就跟着涌进来,落在两人花白的鬓角上。有次我追着蝴蝶跑,差点撞上门框,爷爷忙把木门往旁推了推,用门挡抵住,粗糙的手掌摸着我的头:“慢些,别撞疼喽。”

后来,我们搬去单元楼,那扇绿色铁门成了我童年最踏实的依靠。铁皮上的亮漆被阳光晒得微微发烫,挂在我脖子上的黄铜钥匙,串着妈妈缝的红绸袋,浸着她身上的肥皂香。第一次学开锁,我攥着沉甸甸的钥匙捣鼓半天,钥匙齿硌得手心发红。妈妈蹲在旁边,温热的手掌覆在我的手上,领着我顺时针转两圈,“咔嚓”一声脆响,门开了,厨房里飘来红烧肉的香甜,是我至今忘不了的人间烟火。

这扇铁门隔得住风雨,却隔不住邻里的热乎气。对门李阿姨忘带钥匙,急得在门外打转,我踮脚拉开铁门让她进家,她笑着塞给我一颗水果糖;雨天放学,我抱着书包往家跑,发现隔壁王爷爷正站在他家铁门前,帮我收挂在阳台的校服。两扇铁门都敞着,雨水顺着屋檐滴下来,却浇不灭门里门外的暖。

如今换上了智能门,是科技包裹着的温柔,稳稳托起寻常日子的暖。光滑的金属面板



在晨光里泛着柔光,指尖轻触识别区,“滴答”一声轻响,门便应声而开,快得让人想起小时候半天拧不开铁锁的窘迫。门锁的每一次轻鸣,都像一句安稳的回应。每次开门时,我总会想起妈妈覆在我手背上的温度,想起爷爷摩挲门臼时粗砺的指节。这扇门,没有木轴的沉吟,没有铜锁的重量,却以沉默的智慧,串联起流动的时光,守护着此刻的便捷与安宁。

三扇门,串起了三代人的岁月。老木门里藏着爷爷的茶油香,绿铁门上印着妈妈的叮嘱。从“插块木板就安心”到“铜锁落臼才踏实”,再到“指纹一碰就温暖”,门的变迁,镌刻着国家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足迹。而门里始终未变的,是炊烟的温度、团聚的欢笑、代代的传承,是中国人对“家”最深沉的眷恋。

一扇门,开合之间,是一个家的岁月静好;千万扇门,开合之间,便是一个国的盛世华章。家是最小国,国是千万家。我们的梦,从家门出发,汇入国门,终与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同频共振。那些门轴转动的声音,从来不是岁月的留白,而是家在变好、国在变强的温柔回响。

(作者单位:广东清远电厂)

心气

◎ 董王晓

了架的茄子一样提不起精神,唉!这不像是我啊,以前那个无忧无虑的我哪里去了?

突然,走在前面的母亲转过身来,像年纪轻轻的女孩家一样,张开双臂,笑着说:“看这股风多好,多凉快!快点儿,伸直两个胳膊,像我这样,迎着风往前走,妞啊,是不是感觉风吹着你,像变成了鸟儿一样,凉凉快快,自由舒坦……”

我学着母亲的样儿,拉长臂膀,驭风而行,走着走着,我脚步越来越轻快,渐渐跑起来,真像长了翅膀一样,我的烦恼也随着风忽高忽低,忽远忽近,和我若即若离。岁月更迭,能源焕新,不再年轻的我,能迎接新挑战吗?能适应新环境吗?能融入新工作吗?

“多大点儿事,你就放在心上了!思来想去,纯粹瞎耽误工夫!”妈妈的呵斥,如同电光石火不容我辩驳,年轻时她当过教师,教训起人来一套一套的:“闺女,空想十遍,不胜实干一遍。不要活得像个玻璃瓶子似的,寄希望别人对你小心轻放,你才能安稳度日。人活一辈子,要像石头,耐摔打,还要像风,不管吹到哪,都有自己的方向,都有个人的风采!”

母亲说着,指指云巅上旋转的风机叶片,问我:“风车转得快不快?”

“看着不快,慢悠悠的。”我像小时候那样认真真回

答她的问题,“塔筒高,咱们感觉风叶转得慢,实际风翼转动速度可不慢,据说风车的叶尖速度接近复兴高铁了!但风车并不是越快越好……”

“你比妈懂得多。给妈说说,咱们头顶的风车,转一圈又一圈,为啥不是越快越好?”母亲又问。

“主要是设备安全吧,还有噪音……大概如此,我也说不清楚。再说,就算我说清楚了,你也听不明白。”我有些一知半解,又不想和妈妈多费口舌,耍起赖来。

母亲一听,恼了。说:“我咋不懂?这就好比做饭的火候,火太大了不中,火太小了也不中。啥时候用大火,啥时候用小火,有讲究。我做了一辈子饭,这道理我懂。”“对,你是老行家!”我由衷赞叹妈触类旁通。

“不管干啥,从不会到会,都容易;从会到好,就不容易。比方说你妈我吧,就算熬碗甜汤,也能比别人熬得好,熬得滋腻。为啥?因为我有心气。有心气的人,心里就有光,对自己要求也高,干啥都不打马虎眼,啥时候都能活得有滋有味。”说到这里,母亲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,慢悠悠地说:“你不是最喜欢苏东坡吗?想想他,你这换个地方上班,算个啥?你呀,可不要丢了自己的心气啊!”

风在动,云在飘,风车在转圈圈。我再次张开双臂,像母亲教的那样,奔跑在风里。

(作者单位:河南新能源公司)

咏蝉

◎ 朱波



赤炉煮烈日,轻烟割云流。

汗雨洗钢骨,蝉声沸未休。

玄蒸蒸暑气,铁骨立中州。

谁言三伏苦?心自有清秋。

高槐蝉未解,振翼唱枝头。

岂知炉畔客,挥汗写春秋。

炎威何所惧?光明在吾手。

襟怀纳沧海,清凉送九州!

故乡的月光

◎ 李宏伟



夜,像一块巨大的黑色绸缎,轻柔地覆盖了整个世界。在这浓稠的黑暗里,故乡的月光,宛如一位久别的老友,如期赴约,悄然爬上了老屋的瓦檐,洒下一地银白。

故乡的月光,是童年的摇篮曲。几时的夏夜,闷热难耐,奶奶总会摇着一把破旧的蒲扇,在院子里铺上一张凉席,把我轻轻抱在怀里。月光如水,静静地流淌在我们身上,奶奶用她那带着乡音的温柔语调,讲述着古老的神话故事。嫦娥奔月、玉兔捣药,那些奇妙的故事在月光的映衬下,变得更加神秘而迷人。我一边听着,一边看着天上的明月,想象着月宫里的景象,不知不觉进入了甜美的梦乡。月光下,奶奶脸上慈祥的笑容和那有节奏的蒲扇声,成了我童年最温暖的记忆。

夜幕降临,月光照亮了村子里的打谷场。我和小伙伴们在这里尽情地玩耍,捉迷藏、丢手绢,欢笑声在月光下回荡。月光如同聚光灯,为我们的游戏增添了梦幻的色彩。玩累了,我们就躺在打谷场上,望着天上的明月,分享着彼此的小秘密。那时候,月光下的我们,心中没有烦恼,只有纯粹的快乐和纯真。

故乡的月光,也是农人的希望之光。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,月光常常陪伴着辛勤劳作的父母。月光下,父亲扛着锄头,从田间归来,身影被拉得长长的。母亲则在院子里忙碌着,准备着简单的晚餐。虽然生活并不富裕,但月光洒下,仿佛给他们披上了一层希望的光辉。他们相信,只要勤劳肯干,日子总会越来越好。在月光的见证下,父母用他们的手,为我们撑起了一个温暖的家。

后来,我离开了故乡,到远方求学、工作。那些在异乡的日子里,每当抬头看到月亮,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浓浓的思念之情。城市的灯光太过耀眼,掩盖了月光的温柔。我怀念故乡那纯净的月光,怀念在月光下度过的无忧无虑的时光。故乡的月光,是一种情感的寄托,也是心灵的慰藉。

如今,再次回到故乡,一切仿佛都没有改变。老屋依旧,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也还在。夜晚,我像小时候一样,躺在院子里的凉席上,仰望天空。故乡的月光,还是那么明亮,那么温柔。它像一位忠实的守望者,见证了故乡的变迁,也见证了我的成长。月光洒在我身上,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,奶奶的故事、小伙伴们的笑声、父母忙碌的身影,一一浮现在眼前。

在这月光下,我想起了那些在故乡度过的日日夜夜,想起了那些曾经陪伴我的亲人和朋友。岁月流转,许多人和事都已渐渐远去,但故乡的月光,却始终留在我的心中,从未黯淡。它是我心中的一盏明灯,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;它是一首深情的歌,吟唱着我对故乡的眷恋;它是一封无字的家书,传递着故乡的温暖与牵挂。

